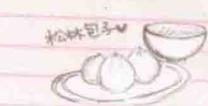


不用或味
的時
候



一路向北

台湾女生的北大私房笔记

主编 / 龙怡



华艺出版社
HUAYI PUBLISHING HOUSE

一路向北

台湾女生的北大私房笔记

主编 / 龙怡怡

精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路向北 : 台湾女生的北大私房笔记 / 龙怡著. -- 北京 :
华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80252-403-3

I. ①一. II. ①龙.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2338 号

一路向北 : 台湾女生的北大私房笔记

主 编： 龙 怡

选题策划： 刘 泰 郑治清

责任编辑： 金书艺

装帧设计： 王 烨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 站： www.huayicbs.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20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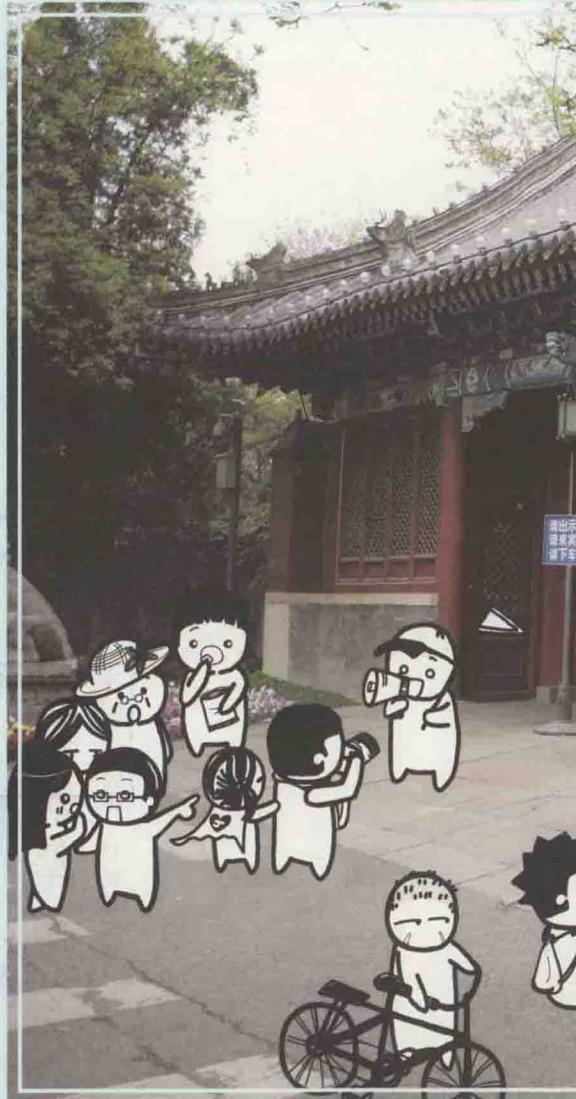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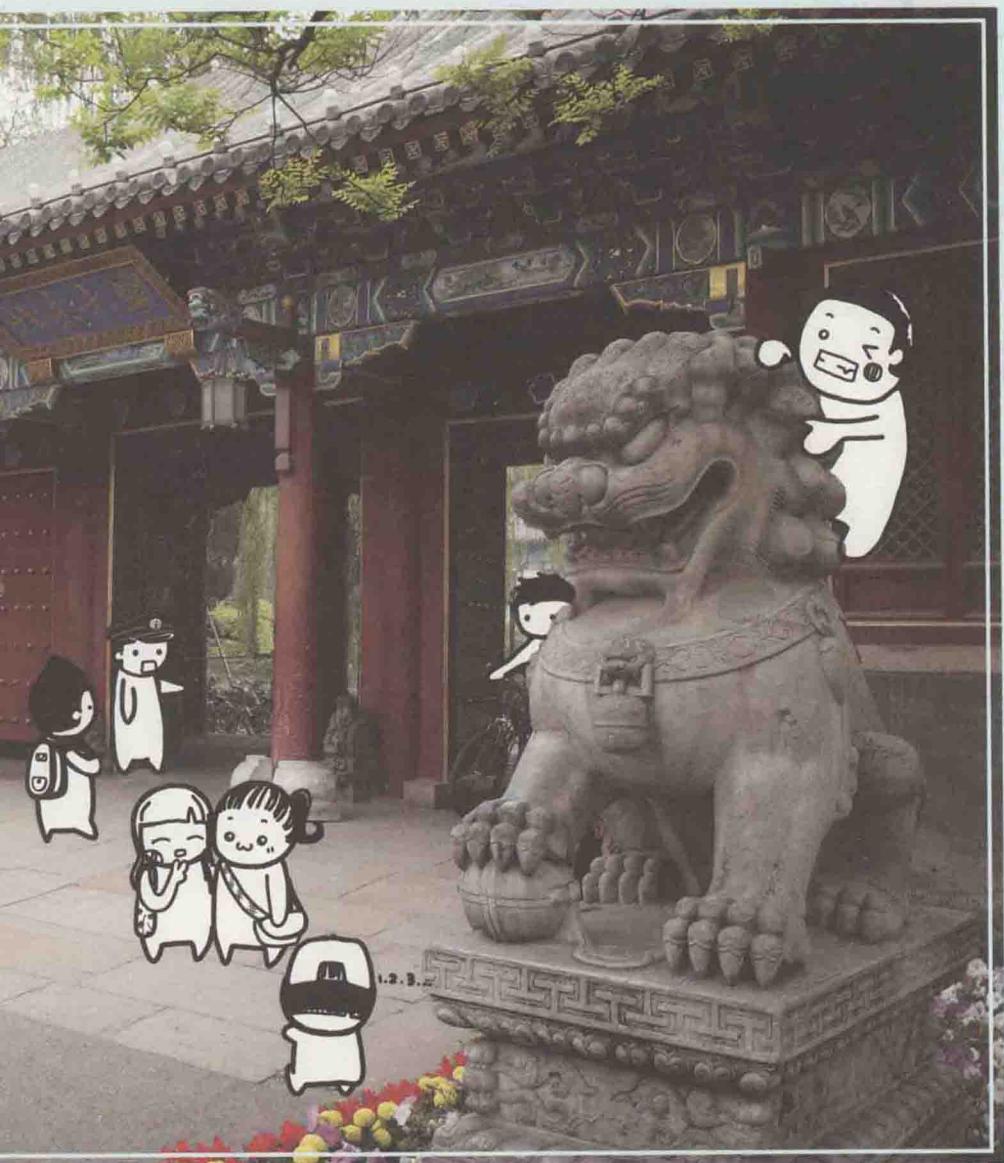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80252-403-3

定 价： 52.00 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录

三角之恋 金蕙涵 /001

面对我们这些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孩子，他一遍一遍地叮咛，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在对岸的每一步脚印，都是他自己的根，也是我们的。日后，我眼里的北京，时常都有爷爷的背影。

共度北京的十个春天 顾胤达 /041

一旦坚实的信任感成型，也就同时走入北京人的圈内世界。从这里观察北京人，那些柔情，那些大气中的纯真，才有了渐渐显现的可能。

4号线，开往…… 吕家淇 /072

衔着根糖葫芦走在学校里，我已不如初来乍到时对一切如此生疏，这里丰富了我的生命，让我的灵魂因此丰腴，还好，我来到北京，还好，我不是只待在宿舍里。乘着地铁，下一站前往……



描摹四季 霍家格 /114

每个学院都有院猫，每栋宿舍楼也都有“猫楼长”。她们常常蹲守在宿舍门口，上课出门的时候，她会对你说“加油”，下课回来，她会对你说“欢迎回来”。

北京一载的微酸微甜 林铭珊 /133

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故乡，是因为区别在那片美好之外，还有一个极具竞争的社会，总有一天会回去，或者，让另外一个地方变成下一代的家乡。

在北京这片天空下 黎思岑 /158

在北京，你可以随便找个胡同走进去，不用想终点在何处，也不要担心会不会是死胡同。别想太多，向前走就对了，因为几米说“迷路是走路的一部分”！这个当下，就尽情享受一下那种感觉。

我的读京记 苏淑卿 /177

来到北京，我的角色也随着这古老城市的华丽转身而变得不同，变得丰富。从世界500强外商职业经理人变成北京大学博士生，从台湾政治大学的EMBA硕士变成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从关心消费者行为和销售数字的营销人员，变成谆谆教诲的教育工作者……十八般武艺随时上场。

我在北京的日子 罗海芸 /213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很奇特的旅程，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却又有熟悉而亲切的语言和文化，仿佛和多年不见的老友重逢，既熟悉又陌生，唯有



双方都以诚相待，打开心房敞开心胸，摒弃偏见地走入对方的世界，才能重拾尘封已久的情谊。

交融 曹郁新 /225

有人说：“西校门蕴涵着丰富的精神文化，进入西门，就进入了北大这块精神圣地，登上了这座神圣的学术殿堂。”虽然这句话的情感成分过于浓厚，但不可否认，西校门是最配得上北大久远胜名的校门，很高兴自己能踏着先贤的脚步前进，与有荣焉，不禁有种任重道远的情怀。

洄游鱼类 叶沛洁 /248

盛夏时节，北京的白昼总是迫不及待地追赶着黑夜。毕业前夕，莫名的浅眠不倦，又一次赶上了破晓的宁静。脑中的序列在万籁俱寂之下显得有些寂寞，于是径自回放四年间的影像……画面播放到最后一个影格，才发现自己已然对这个城市如数家珍。于我而言，“京”年累月，确已难忘怀。

在京城寻一抹绿意 陈佳雯 /274

犹记开学初入燕园，总不会经意寻找身边的绿意。曾徒步经过逸夫楼前的草地，偶一瞥见绿草地上立着“爱护花草”的叮咛字句，不禁会心一笑，只因字里行间包裹着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

和未知相遇 黄蕙文 /284

在北京生活，感到很自在。早餐吃的是吐司，走出阳台拿昨天冰的酸奶，用身体感受今天的气温。



金蕙涵

三角之恋

》

外省第三代，出生在台北，原天秤座，但听说现在星座变成十三个，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本科就读于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大一时第一次到大陆，在云南做了短期的村寨调查，也是第一次吃到了炸青苔和炸竹虫。因为从小对考古的莫名执著，2006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性很宅，但是因为专业需要，还是跑了几趟调查，2009年继续读博，逐渐感受到“兴趣养不起肚皮”的压力，反而想转行去卖珍珠奶茶。热衷于美式汉堡，也迷恋稻香村和东来顺，喜欢安静、喜欢在家、喜欢散步、喜欢动物，觉得身边有家人相伴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来到了异乡，我才重新理解了家。1949年后，绍兴的家乡菜不断在台湾的小眷村里翻炒着，但那滋味，我一直到了北京，才尝到了。

北京，思想起

我出生在台湾台北。小学的时候，学籍卡上总要填一栏“籍贯”，虽然那时的我从来没到过爷爷口中那个乌篷船漫行在交织小河的水乡，但幼年的我仍然知道在自己的籍贯后头，歪歪斜斜地填上浙江绍兴。对我而言，家乡像一块拼布，是偶尔在眷村里听到的绍兴民谣，是大圆桌上的宁波年糕和梅干菜，虽然经过奶奶台式的料理，或许早已变了味道。爷爷的老家、童谣和家乡菜就是我最初认识的大陆。

多年前爷爷在一次返乡中，顺便北上北京观光。他们带回来的照片中，有爷爷奶奶和爷爷的两个弟弟、弟妹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前所拍。我很好奇大陆爷爷们的蓝布衫和奶奶们直而短的头发，因为



1981年，我出生前的全家福，拍摄于台湾的眷村，这种照片往往是眷村人的共同记忆，很多家庭每年都会拍一张这样的照片。

从我有记忆以来，包括翻开奶奶、外婆、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台湾的女人似乎都烫着短短圆圆的卷发，即使现在这样的发型已不再流行，八九十岁的奶奶和外婆都还是会定期上美容院打理她们的卷发。后来我才明白，卷发曾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象征之一，因此直到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女人才开始烫卷她们的头发。然而，有些习惯很难被改变，因此，奶奶们在海峡这边和那边对头发的打理，竟然变成一种时代的印记。那次北京归来后，爷爷总是要我们有机会去北京看一看，他说大雄宝殿是封起来的，不给游客参观；他说卢沟桥现在还是石板铺的，那里是抗日的起点，他年轻的时候也打过

日本人。这些话每次回爷爷奶奶家都会听一遍，还是孩子的时候偶尔会不耐烦，直到我自己也离开了家，才逐渐明白爷爷少小离乡的思念心情。面对我们这些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孩子，他一遍一遍地叮咛，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在对岸的每一步脚印，都是他自己的根，也是我们的。日后，我眼里的北京，时常都有爷爷的背影。

背起书包上学去

我一直觉得北京只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直到几年前我决定到北京念硕士，一种北平的历史感才逐渐真实。听说大陆的研究所重



北京四季变化明显，对于来自亚热带的台湾学生来说十分新鲜，感谢热心的室友，总是在季节变化最美的时候拉着我们出去拍些照片，这是在北大图书馆旁的银杏树下

视师徒制，入学即需拜师，与台湾修完课程后才决定指导老师的制度不同。因此，为了提早拜访未来的导师，我在 2006 年初第一次降落在隆冬里的首都机场。出租车停在耳熟能详的北大西门口，华表矗立，喜鹊头上过，未名滑冰，一塔湖图，仿古建筑中，萧瑟寻一翁。拜读过不少齐老的学术大作，修书一封，齐老热情欢迎，谈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开了考试书单，激励我努力冲过港澳台考研分数线。第一次到北京，不提见齐老的紧张，只觉得北京的色调很灰、空气很冻、学校水房外头的一个个热水瓶很新奇、涮羊肉加麻酱很新鲜。

七月中旬，我收到了令人震惊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北大从 2006 年开始取消港澳台生住一个月 900RMB、楼道里有隔间浴室和热水的勺园“特权”，转而与同院系的大陆同学一起分配房价一年 750RMB 或 1020RMB 的宿舍。顿时，满脑子浮现的是没有门或没有锁的一条沟卫生间、天体公共澡堂和满满的不安全感。虽然出发前，台湾的学长姊一再叮咛“北大附近就有家乐福，所有在台湾习惯的生活用品都可以买到”，但是没有眼见为凭一切皆枉然，除了备齐一学期所需的日常保养品和卫生巾，阿娘因为各种担心，连厚厚的羽绒被都硬挤进两口箱子里。日后，左右寝室姊妹口耳相传地跑来参观，直说盖这么厚的被子即使在哈尔滨都能安然过冬了。事后听北大国际合作部协助港澳台新生报到的大陆同学说，台湾来的妈妈和儿子听说北京也有家乐福时，几乎是相拥而泣了，一伙工作人员只能面面相觑地说：“是啊，而且离学校只有几站地的家乐福还号称亚洲旗舰店呢。”

新生报到后，拉着行李到我的 45 号楼，陪同的本地师姐叹口气说：“你这儿估计是学校里最烂的楼了。”于是，我不仅住进了八十年代的建筑，或许因为读了一个该吃苦耐劳的系，还被分配到顶楼。楼道被漆成浅浅的绿色和灰色，很干净，已经有零星的衣服晾在楼道里。寝室四人一间，双层床，四个书桌，一个小阳台。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与我同屋的三个女孩，LY、GT、GK。我不太记得那个相遇的瞬间，只知道自己匆匆地跑去水房检查厕所。一片绿色的门板和上头的拉锁让我放下从收到入学通知书后两个月中心里最大的石头，我当下对自己说，还好厕所有门有锁，只要再解决洗澡问题，这里的生活没有什么能再难倒我。

北大校内的公共澡堂据说没有隔间，我刚搬进宿舍就碰到例假，完全无法想象这样要怎么在公共澡堂洗澡。LY 说澡堂的地面有点斜，所以污水会流到小沟里，我非常惊讶，如果在上游洗澡的人碰到例假，污水不就会被慢慢冲到下游，被所有洗澡的人看到吗？LY 哈哈地说：“你不看不就得了吗。”LY 还安抚我说，很多南方来的同学一开始也不习惯公共澡堂，但是久了就没事了，反正澡堂里尽是蒸汽，谁也看不清谁，就算是从更衣间脱光走到澡堂里，也是人人看我、我看人人，都不吃亏的。然而回想起来，洗关门澡是我在北京多年来最无法融入本地生活的软性坚持，在打听到港澳台学生可以办洗澡证进留学生公寓洗澡后，便不厌其烦地骚扰港澳台办公室的老师。LY 总是大叹我错过了多少欣赏美女出浴的机会，还嚷着毕业前一定要拉我进一次澡堂，绝对不能容许有我在宿舍瞄到她换

衣服，她却没机会在澡堂看我洗澡这档亏本事儿。有一次，大家说到看见隔壁屋的香港姊姊和室友们在澡堂里互相刷背，见我瞪大了眼睛，乐得说：“看把你吓的！”

刚开学的时候，看到学校一张万丈高楼平地起、校方学生一条心的“将热水引进宿舍！”公告，心里觉得莫名其妙。在台湾的大学里，宿舍与热水似乎不是两个不同世界的概念。台北某大学在几年前，因为晚上十一点停止供应宿舍浴室的热水，甚至引发学生和学校间的抗争。我想起了蔡依林刚出道时参演的一个速溶汤包的广告，只见她穿着睡衣，走向门外的饮水机，泡好一小杯暖暖的浓汤，最后镜头停在她甜甜的笑容上。但在大部分的北大宿舍里，不只是洗澡热水，饮用热水也不单纯只是穿个脱鞋走到走廊，按下饮水机就有热水喝这么简单。我学着室友们买了两个暖水壶，总觉得好像是样板画中走出来的历史文物，我第一次到北京时还好奇地在水房前面给各种暖水壶拍照，却从没想过它们在我北京的校园生活中是如此的不可缺少。学校的锅炉式开水房营业至晚上十点四十五，我们总是等到快关门的最后一刻，登高一呼，浩浩荡荡地打水去，以保证第二天早上有最热的水可以用。暖壶里的水大概能保温两天，无力每天在六楼宿舍和水房间爬上爬下的我们得善用温度渐降的热水，极品热度保留给泡面和茶叶，LY还曾经用这个温度泡着银耳，成功闷出一锅不用电的美味银耳莲子红枣润肺梨汤。稍微变温的热水，冲麦片、奶茶和咖啡都好用，暖壶最后的余温，可以在晚上泡泡脚或洗洗脸。总会有人在某天忙到来不及打水，但屋里的

其他三个人一定大方地递上自己壶里或多或少的热水以解燃眉。如果我的生命中不曾缺过热水，也许我永远无法想象热水的珍贵和受人热水点滴在心头的感动滋味。

到北京之前，我的作息仿效猫头鹰，然而，北京的宿舍停电制度，彻底根治了我多年爱熬夜的瘾头。过了开学第一周的蜜月期，楼长在晚上十二点准时“啪”的一声拉下电源，正式进入戒夜猫毒的阵痛。除了楼长断电的雷厉风行，室友们规律生活也热热闹闹地敲着边鼓。往往不到该熄灯的十二点，左右宿舍都还忙进忙出打水洗脸，我们屋却早已自助熄灯，个个躺平，因为怕打扰室友休息，也只得拈了应急灯，钻进布帘子里瞪大眼睛。隔天六七点，室友们个个蹑手蹑脚地起床，湖边念英文的念英文、赶图书馆的赶图书馆、上早市的上早市，看我还在睡，一开始还在帘子外担心地讨论，以为我是病了，后来发现是在台湾昼夜颠倒的生活习惯所致，便一同声如洪钟地把我叫醒。几个月后，猫头鹰症候群逐渐矫治过来，现在，欲熬夜而不可得也。针对个人的健康而言，这不愧是学校的德政与诸位室友的功劳所致。台湾部分大学曾经倡议过宿舍夜间断电，以防止学生整晚熬夜导致隔天昏睡跷课，却遭到家长和学生的强烈反对而作罢，学生义正词严地抗议校方无权干涉他们的夜间生活，家长则是担心断电后电扇或空调无法正常运行而热坏了孩子。这让我想起某年五月份的北京特别闷热，小电扇、麻将凉席瞬间出笼，棒冰、冻西瓜倾巢大卖，停电制度往往让人半夜热醒许多回，浑身大汗。我们曾想办法提早就寝，先吹一小时电扇让自己睡

着，却仍不敌顶楼累积的日间热气，连连热醒。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突然看到楼长室贴出了一张“关怀姑娘们健康”的公告：“由于近日天气炎热，为保障同学的身体健康，即日起实行晚上不停电制度，什么时候恢复停电制度，另行通知。”同学一时奔走相告，高呼领导德政。在北大，印象中只有家长殷殷切切地护送家里的小太阳赴京读书，却少见家长在公共领域对抗学校铁腕的政策。

北大的同学和老师中，LY很迷台湾早期的民谣，缠着我帮她找齐豫的《橄榄树》；中文系的HX研究台湾文学，是个博学的文艺小青年；GT则是被“放羊的星星”逗得乐不可支，重返儿时迷恋小旋风林志颖的旧梦，一直问我台湾高中生是不是都像偶像剧里的一样穿漂亮的水手服；博物馆专业的GK接待了台南艺术大学博物馆系的参访团后，咯咯笑着说“听他们说话真熟悉”，因为我在寝室每天都这么说话的。楼长喜欢搜集台湾邮票；中国古代史中心图书馆的M老师，会冷不防地从书架间冒出来一句“老家淹水啦！知道吧？！”我们就这样一起上学、一起打水、一起听讲座、一起疯团购、一起上早市找当季水果、一起到动物园服装市场淘便宜衣服。永远记得LY强悍的砍价功力，面不改色；GT一贯的居家温柔，只有在和男朋友吵架时才爆发出北方女子的本色；GK是最典型的北大孩子，早睡早起图书馆报到。我们就这样从秋天一直到夏天。她们在我坐夜车的时候发简讯陪我，在我远行的时候扛行李送我，陪我过生日、聊心事。

因为可爱的室友们，我在北京的生活渐入佳境。只是在台湾念